

卷一百三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三十七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出其右者其氣自餒而從之者亦渙然解散矣
宣帝起張敞而用之蓋此意也

以上過盜之機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七

嚴武備

過盜之機中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
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
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
幽冀荆楊兗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
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
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
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爲意

角遂置二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署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以中常侍也內官封譖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臣按黃巾之起始於張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轉相誑誘遠至十餘年多至數十萬天下九州之者八州內而宮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衛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謀其原皆起於符水呪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師尤多不徒不禁絕之而又爲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職則又不獨下之人爲所惑而已也嗚呼先王之世左道惑衆者必誅政恐其惑世而馴致於大亂也有志於防亂者可不戒之於微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

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糾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諡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八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臣按張角之亂積十餘年而人從之者幾徧天下則雖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之通謀無一人敢言者何也蓋一時賢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謀爲不軌而禁錮之是以舉世之人莫不緘口結舌也呂彊謂不赦黨人將與角合謀此蓋以危言激帝爾黨人豈爲亂者哉是知爲治之急務莫急於通人言人言不通雖以天下之大皆從一賊而無一人之敢言黃巾之亂若非其黨之自言則靈帝終不知也嗚呼後世人主宜以爲鑒

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

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臣按處事者當知天下之大義朱儁謂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故不納其降以縱敵長寇以爲形同而勢異嗚呼此豈但形勢哉大義亦不過如此也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比吏民怨叛執刺吏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例以爲遠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純錦布帛皆極精好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故

吏不能皆廉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規求於其間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儂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勢雖有內外遠近而聖人一視以同仁初無內外遠近之異焉觀賈琮之治狀蘇洵之議論曉然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

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蕃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充土舊多劫盜崇命

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臣按李崇建樓置鼓防盜之法今亦可行然可於盜發之時行之平時不用亦可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卽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卽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宜分郡縣爲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在屈可伸彊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時以盜賊滋發之故征討不息遂至國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斂之法議者歸其罪於守令不得其人誠是也今宜爲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卽與准

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餽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

齊建德卽人張金稱脩人高士達皆聚衆爲亂
是所在群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
商城邑

臣按周書有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所謂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無已勞役之無已科歛之無已有一於此皆足以致亂爲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陰而有今日貴賤不同而好生惡死則同好逸惡勞則同好取惡予則同設使吾身處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盡取吾之財使吾

父母凍餒必欲竭盡吾之力使我親屬離亡吾
堪此否乎一旦叛我起而爲亂而吾之位得安
乎身得樂乎不安不樂則吾不能以不操心縱
假勢力以平之則所損亦多矣况未必能平乎
古語有言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則
爲天子失乎民心則爲獨夫得民心之道無他
惜民財愛民力而已民之財恒自足民之力恒
有餘則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壽國祚之第一事
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

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
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
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
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詰等作亂推糧料判官
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
中使赦其罪卻送歸徐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
亡命衆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
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城中願從者萬餘
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耜而銳之執
以應募由是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遂破魚臺等縣

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爲兵歛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歛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爲國之急務乎

臣按唐末之亂始此宋初曰易云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於無備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後世人主宜鑒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於今日省費節財以足國之用明約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馴致

於唐人桂林之亂也哉

僖宗時政在臣下南牙僻北司官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明年宛朐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善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歛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

不數萬

范祖禹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歛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歛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爲民其秀而黠者爲士所業不同而各求以資所生者則同也是以國家盛時仕路通而聚歛之政不行士有士之業民有民之產有以自生故視死爲重不敢輕其生恐或致於死地也故盜賊不興禍亂不

後漢書卷三十三
作當唐之世使黃巢一舉而第進士或於進士
科外別有進身之途則巢不販私鹽矣使鹽而
無禁則巢必終身業之鹽雖有禁而無大罪巢
必不改業而爲盜矣使當時民生有恒業官司
無厚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資巢雖爲盜不
過爲推埋劫掠之雄爾豈能旬月之間衆至數
萬而橫行於天下逐天子而犯宮闕乎是故明
聖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盡利以遺民

唐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
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

賜但華衣怒

鞭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

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

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
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
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莫有
鬪志巢至舉聲大呼聲振河華士卒飢甚遂燒營而
潰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

臣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

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
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舟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基矣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盍思曰賊若入關我用何人禦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安能禦寇縱使有人又於何處得軍餉乎賊至潼關無備必長驅入京師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隨行而家屬將置於何所乎嗚呼後世人主觀史至此必反思於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而疎斥嬖近毋使國家一旦馴致於此無可奈何之地則永無禍患而常享安榮矣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詞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備極慘酷見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

讓之寃遂大罵楊遷去而發憤爲盜驅良民不從者
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
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
紛紛競起

臣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爲之者亦有官
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
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
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
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
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
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
止盜之一術也

臣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
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
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
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
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
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
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日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
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旣知吾有榜何不
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旣爲所先復
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刑盜於
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
足散逸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
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
可常也今後若有盜爲同侶所執而不服者亦
可以安潛此語折之

以上遏盜之機中○衍義一百三十七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八

嚴武備

遏盜之機下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
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
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
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
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
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旁邑響應王小波
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